

细菌战

——731部队的野蛮行为

田村良雄

(防疫诊疗助手 兵长)

作为松花江流域的大城市，从古就为人所知的哈尔滨市，东端的香坊有一条道路。中国人民叫这条道路是杀人的道路，从心眼里憎恨它。

乘汽车跑30分钟，道路逐渐变狭窄，一直是笔直的道路在这里急剧拐弯，朝向平房车站。

如果注意来看，在这条弯曲的道路附近茂草当中还有一条道路，是通向731部队的。

在面临这条道路的一望无际的草丛中，一直延续着割掉麦子痕迹的田垄，而且在草原到处过着和平家庭生活的房屋也被点火烧掉，烧剩下的房柱好像是控诉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行为而矗立着。

过去是和平农民的耕地，可以听到收割时愉快歌声的这块土地，由于1938年日本侵略者在五常县的驻地转移到这里，改用石井部队的名称，不仅用刺刀把中国人民从住惯的土地上赶走，而且把散居的村落集中在五个地点，挂上“保护部落”的牌子。由于保守秘密和进行奴役的需要，把中国

人民在这里监禁起来，剥夺中国人民的一切自由，断绝和外部的一切来往，造成了这种荒野草原无人耕耘的地带。从此，这片神圣的土地变成细菌战部队的演习场所，剧毒的细菌污染了肥美的田地，对那些为和平和独立而斗争的中国人进行细菌实验，使这里变成了死刑场所。

以对人类不允许的细菌战为任务的731部队，害怕特殊秘密的泄漏，在本部的入口处，垂直挂着“无关东军司令官许可无论何人均禁止入内”的牌子。灰色的三层四角大楼，乍看起来和普通楼房虽然没有什不同，但是一里见方挖着深深的壕沟，环绕着高压电线，经常传出狙击人生命的恶魔吼声。

细菌战罪魁石井四郎吹嘘说：“这是采用德国式的‘秘密建筑法’。”在楼房中有用于监禁中国人民并用他们进行细菌实验的两栋秘密监狱，管理这里的班叫特别班。在这以外稍微离开的地方有三面包围的房屋。这里有向平房车站方向延伸的两条飞机跑道，是散播细菌的航空班用的。

全世界的人们为把人类由病魔中拯救出来而拼死斗争的时候，日本侵略者却反过来利用这种医学成果，在1939年对苏联和蒙古人民大肆进行细菌战。1940年以来还企图用细菌战的手段消灭中国人民，在中国人民头上散播剧毒的细菌，使中国人民陷于死亡和病痛之中。他们竟敢犯下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罪行。这样还不满足的日本侵略者，于1942年4月又策划更大的细菌战，致力剧毒细菌的制造和研究。

刚刚过了6点钟，谁也都没来，全部房间像死一样寂静。蒙上尘土的暗淡的长明灯，照射在到处是制造消毒药水坑用手推车轨道的水泥地上，照射在铅灰色高压灭菌器及溶解锅上。从地下时常可以听到调节温度的孵卵室混有呻吟般

的声音，也许是从特别班传来的。还可以听到当啷当啷拖着脚链的声音，令人恐惧。腐烂的培养基和消毒药水的强烈臭味，从鼻腔渗透到脑髓，使头一跳一跳地疼。

比平时要早一点出去的我，从细菌工厂走廊往左拐，在两旁有堆得高高的培养罐的微暗道上摸索着往前走。咕咚咕咚，自己的脚步声引起有人在追赶的错觉，好几次回过头来看，当然谁也没有。但是，在我眼前出现了一个特写镜头：三天前，给中国人注射鼠疫菌，使他们感染上鼠疫，他们脸上充满仇恨。“鬼子！鬼子！”注射鼠疫菌时的那种情况，在眼前越来越清楚。“畜生！”我胡乱挥着手，跳着脚，像要推开什么似的挣扎着，东磕西碰着那到处皆是的培养罐，连滚带爬，好不容易才进入那用板隔开的蒸馏室和冷却室之间的佣工室。

漆黑的佣工室里边点着一盏暗淡的电灯，灯下有穿着工作服的四五个人，团团围坐，说着什么似的互相紧靠着脸。或许是错把我当作军官，他们把旁边放着的肉精瓶子惊慌地藏床下。佣工说关于队内“机密”的话和说长官坏话的时候，对于突然进来的人，其蒙蔽手法就是开始大声发笑。我听到同伙的笑声，清醒过来，担心是不是让人看见了我那副因害怕中国人而发抖的有失体面的样子，想要装作平静，故意喘了一口粗气，硬以平静的声音说道：“怎么？又揩细菌的油了吗？”然后向团团围坐的同伙走近。

“是田村吗？想吓唬人吗？”看见从黑暗里走出来的人是我，身为柄泽班雇员的40多岁的长岛次郎，一边拿出刚才藏在床下的肉精，一边恶狠狠地高声申斥着。他接着说：“喂，田村！听说一瓶就是15块钱，军官先生也是一批一批明目张胆地拿出去！还可以和老婆絮絮叨叨地互相品尝。这个……”

“军马、军犬、鸽子，还有叫做佣工的这些雇员，可以

说如果没有这个机会就不能尝到的吧！”田部并班的玉井抢过长岛的话题，胡乱插嘴。

我看到聚集在这里的人的面孔，知道这正是老雇员常提过的他们的“信息交流”，也就不想立刻到特别班去了，只要他们不说“滚出去”，就想听听他们在说什么，于是便坐下来。

他们每天都被告诫：“泄漏机密的人处以极刑！”即使处以极刑也没有意见——他们虽然有这样的保证书，但为了与上级巧妙周旋，为了讨好上级，仍有必要了解部队现在在做什么。另外，佣工们还有一个共同心理，就是总想把自己所进行的工作说成是多么“绝密”，以此夸耀自己是取得上级信任的人。所以，值班的时候，各班的人们常常聚在一起，悄悄地谈些小道消息。

把肉精放在茶碗里，倒进热水，一口喝干，被称为柄泽班十年组的雇员——候补技手^①奥寺，一边向上翻着眼珠看我，一边坐着蹭过来说：

“喂，田村！最近偷偷摸摸的干些什么？在这儿把一切都说出来吧！”

奥寺这家伙，他知道我是在课长直接命令下到处活动的。有这样感觉的我，内心得意起来了。

“不能说，因为是绝密！”我吹牛道。

“什么绝密，混蛋！我们干的事都是绝密。小毛孩子的毛病！”奥寺越来越焦急，总想叫我说出来，一直在追问着。奥寺越是焦急，我就越是得意。几天来在心底对中国人的恐怖感，变成了更残酷、更残忍地进行生物实验的功名心。

“等等，奥寺。田村只是进了特别班，我们更要早听到

^① 技手是日本在技师手下工作的技术员，旧称三等技术官。——译者

的是玉井讲远征队的情况。没有时间了！”有人要缓和一下奥寺的气势汹汹，这样说道。今天聚集起来想听的是远征队的新情况——1942年春天，远征队在部队长石井四郎直接指挥下到华中华南地区去散播细菌，最近归来。其他三个人也在催促着。

“嗯，好吧！”奥寺像要显示先任职的雇员的威严似的，表示同意。

“玉井，在杭州买女人的这些事就省掉不说吧，好吗？”

我听说要讲远征队情况，咽下了一口唾沫，蹭过来侧耳静听。听说远征队归来后，课长、班长都焦躁不安，每天更加严厉地大声斥责班员，所以，部队全体都感到战战兢兢的。

“出什么事了？”我也很想听听。

“说说吧！可这是秘密中的秘密，要是败露了可要砍脑袋的呀！”苍白的圆胖脸的玉井放低声音开始说了。

“1942年3月组成的远征队，本部设在上海和汉口，以这些地方为据点散播细菌。”

“我们培养的细菌怎么样啦？”奥寺看来对自己做的细菌放心不下，插问一句。

“听说柄泽班的细菌——老实说，不能使用，因为杂菌多，在运送途中腐烂了。就是没有腐烂的鼠疫菌，有时也没有毒性！”

“是吗？那么最有效果的是哪个班做的？”

“第一是碓班！碓班把炭疽病菌放在金米糖或糖豆里面，从飞机上挂降落伞投下来。这样，孩子吃了身体就被折磨得不成样子。像是死了不少人。”玉井屈指数着说。

“第二是田中班的跳蚤吧？”

“唔，是的！鼠疫跳蚤好是好，可是，我们搞细菌战，

把带着跳蚤的老鼠原封不动地扔了好几次，都传出去了。”

“真的吗？那可不得了。”

“真的。连《解放日报》都把散播鼠疫跳蚤的方法照直登了出来，而且还附有照片。”

“要是那样，今后细菌的大量生产将会怎样呢？”大家和长岛都在考虑同样的问题。在这种场合，都看着最早任职的奥寺的脸色。

“传出去也好，没传出去也好，细菌生产的事能变更得了吗？如果是传出去了，培养毒性更强的细菌，就会无所畏惧地散播啦。怎么样？玉井。是这样吧？”

“啊，啊，所以最近‘丸太’^①被运来了！”

刚才听到大家说话的人事班的岛田，另起一个话题说：“金井！特别班的色情小册子没有印刷吗？”

“你是想要一本吧？这个色鬼，每次去照相班，都要色情照片！”无论哪个家伙，都有从金井那里拿色情照片和色情小册子的习惯，现在却装出君子的脸色，笑了起来。

部队长石井四郎，一方面是为了二木班的性病实验，另一方面是害怕中国人对细菌战的坚决、英勇的反抗，想让他们心甘情愿地一起推行实验，所以，让人制造了色情照片和色情小册子。

“对中国人怎么也不行。他们好像没有色情观念，给他们色情小册子也好，色情照片也好，看也不看就撕碎了。现在，色情照片、小册子都不起作用了。”

“真的。所说‘丸太’真奇怪呀！没有好色心，也不怕

^① 丸太，日文意为剥了皮的原木，可以成材。日本侵略者为进行细菌战，将中国人民或其他各国人民作为细菌实验的生体，故喻作原木，也有为掩盖其罪行而用隐语之意。——译者

枪炮子弹。”

“所以很难处理！有点好色心，哪怕稍微有点，也可以让他们老实点嘛！”

大家各自都进行着残酷的生物实验，都是杀害中国人，所以都说着同样的语言。

“作为一个人，又是那么年轻的男人，没有好色心，能想到吗？真是傻瓜！”人事班的岛田，好像怎么也不相信，环视着每个人的脸。

“那可是真的呀，岛田！我开始也像你那么想。对付田村做实验用的一个家伙，一次是用俄国女人，后来放进中国女人。我从钥匙眼里盯着看：女人进来了，两个人立刻握起手来。我想，这可好了。刚想下结论，那个男人像发疯似的高喊：‘鬼子！你们对什么罪也没有的女人也干这种非人道的事情吗？绝不能允许！一定要消灭你们！’放进女人，他们非但不屈服，反而越发激起了反抗心。”

在我的眼里，那些要亲自制止灭绝人类的细菌战的中国人，其形象当然不会变化。“只有把这些家伙顺利地用于实验，才能显出我的手段。无论如何，我绝不后退。”我看了一下表，偷偷地溜了出来。这对别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我走上了研究室的楼梯。占有二三层的研究室，全都迷恋于疯狂的杀人实验。研究室里充满了动物的尸臭和血腥气。我进入研究室内巡视了一下，几天前注射的老鼠和土拨鼠，被脏东西污染的毛倒竖着。精疲力尽的动物在蠕动。人死了，动物死了，对于人来说应该是可悲的事情，但作为细菌战爪牙的我，却很高兴。这些现象意味着细菌毒性强烈，这和自己的飞黄腾达联系起来。我把这一带的动物一直看完。

“毒性都不错嘛！”我一边微笑着，一边把死了的老鼠肚子

撕开，取出脾脏、肝脏，开始培养。

7点钟是量取中国人体温的时间。我想，动物到这种程度就会死去，有这样的毒性，“丸太”也一定死了，像昨天那样的反抗也许不会有了。跑进消毒室，取来器械，打开特别班进口的铁大门，递过出入许可证。我来到监禁中国人的两栋楼房中的一栋——7号楼。抬着担架、穿着防菌衣的两个男人跑到面前来了。在担架上放着被切开肚子、敲破头、劈掉脚而成为肉块的中国人。他的血在滴落着。我看到这个被惨杀的身体，暗自想道：“得赶快干了。是哪个班的？”我用军官惯用的那种举动，把头低下，往当中凝视。我送走被惨杀者的尸体之后，快步走近三天前被注射鼠疫菌的中国人住着的12号房间，战战兢兢地偷看里边。中国人由于被我注射了鼠疫菌，难受得浑身乱动，趴倒在床上吐血。

哇……

“见鬼去吧！这可好了。”过不大一会儿，我开锁进入里面。知道我走进来的那个中国人，在口角滴着血当中抬起头，脸上满染血污，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知道他们没有任何抵抗力。

“畜生！死去吧！”我用脚上橡胶长靴的尖头突然踢去。咕嘟咕嘟从中国人口中吐出的鲜红的血洒满了床席。

“鬼子！一定报仇！”中国人满身滴答着血，想要站起来，没有力气，突然倒了下去。

“过一会儿分成八半。把这个浇上。”我用带来的消毒药水把中国人的全身浇遍，留下使他憎恨的话后就走了出去。

我走近出口的时候，没想到迎面遇到实验的直接指挥者宇田清技手。宇田不该这么早就来。也许是因为我仔细端

详，宇田机敏地躲避我的视线。这是秘密地要做不能和人说的
那种事情时通常采取的态度。我没有问，就随在他的后面。

宇田有些心神不定，回头看了一下，把嘴靠近我的耳根
说道：“要做点有趣的事，你陪着我吧！”他很快抓住我的
手臂，向我刚才来的方向快步走去。走到隐蔽之处第一个牢
房前面，他说：“在这里给我看着那些当官的是不是来了，
好吗？”他从口袋里掏出私人钥匙，插进锁孔里。打开牢房
的锁本来是需要特别班值班班长许可的。正想着这是怎么回
事的时候，往里窥看，只见在水泥地上铺着薄薄的被褥，上
面坐着一个像是在侧耳倾听外面声音的二十六七岁的妇女，
她面容憔悴，剪着短发。

虽然明明知道，人生下来就具有爱恋母亲的心情，可是，
对于关心自己孩子、关心自己民族命运而反抗侵略者的
伟大母亲，却毫无道理地判处死刑，而且把她作为细菌战的
实验对象来加以残杀，现在，侵略者甚至还要对这样的母亲
进行野蛮的侮辱。

“干什么？”妇女的脸色更加苍白，眉毛倒竖，嘴唇气得
发抖。六尺之躯进入三尺狗窝^①，因营养失调和拷问而失去
身体自由的这个妇女，自然没有抵抗的力量，被那连现存人类
的一点最低道德也没有的侵略者按倒，成了兽欲的牺牲品。

我一看到宇田强奸，就完全变成一条疯狗。我从锁孔中
拔出钥匙，插进旁边那间牢房，但是转不动。我焦急地从窥
视洞往里看，只见一个二十四五岁的中国妇女，在胸前紧紧
抱着一个两岁左右的孩子，向这边凝视。孩子在也好，不在

① 原意为“在人屋檐下怎得不低头”，此处为被迫受辱的意思。

也好，这都无关紧要，我只想打开锁，但是钥匙不合适，当然打不开。我用足力气把钥匙拔出来，往下一个牢房锁孔里插了进去，听到咔嚓一声便打开了。在里边有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瘦弱得连站起来的力气也没有的妇女，靠着墙壁，眼睛混浊无光，脸面浮肿。

妇女看到我，脸上露出讥讽的笑容：“你……什么事？”说完了，突然把头靠在墙上，闭上眼睛。我想，别人来了不合适，快点干吧，便凑近妇女蹲下来，想要搂住她的肩膀。妇女照旧闭着眼，从被里伸出手来，想要把我推开。

在这只手上没有指头，尖端露出黑色的骨头。我看见吉村班冻伤实验的结果，就没有受阻的担心了。这一次用尽力气让女人横倒下来。妇女没有支持身体的力气，砰的一声当场仰面摔倒，没有指头的手乱抓着，痛得浑身乱动，皱着眉头，无光的眼睛猛然睁大，投出燃烧着憎恨烈火的光芒。

我像饿狼一样瞪着她，要把这滚倒的妇女整个舔掉似的。从变成灰色的“病衣”里露出来的一只脚，已经没有脚后跟了。另一只脚全部没有脚趾，黑色的肉露着骨头。“如果是不倒翁，那可正合理想。”我这样想着。我在昏迷似的失去一切力气、什么抵抗力也没有的这个仰倒的妇女前面蹲了下来，用力掀开她的下襟。她尽力挣扎着，想要变换身体的位置，闪耀着羞耻和憎恨光芒的眼睛喷射着怒火。这个妇女因冻伤实验而冻掉了手足，现在被放到二木班第四性病的土拨鼠研究上，就要受到残酷的杀害。我扫视妇女下腹部，看到从下腹部到腹股沟紫红色地肿胀着，脓在地板上流了一大片。“呸，畜生！”我知道不能满足我的兽欲，用足力量在妇女的腰部踢了一脚便走出去了。

“混蛋！在这种东西上伸手……赶快去消毒！”脸上露出轻蔑笑容的宇田，一边把写有“实验中”的牌子插上，一边嘲笑似的责备我。“蠢货！在这样的东西上也能伸什么手吗？”我压制着焦躁而想大骂的心情，到特别班的解剖室去了。

解剖台上好像是解剖刚刚结束，在“血池”上，通红的鲜血正流着，啪嗒啪嗒地落在下面的玻璃瓶里。大的解剖刀，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还带着鲜红的血浆。

“喂，田村，我打电话去了。你先把器材消一下毒，马上就要开始了！”宇田说完便出去了。

扑哧，扑哧，灭菌器中的器材这样翻滚的时候，课长大木启吾少佐和班副细岛宏中尉全身包上橡胶防菌衣进来了。

“开始吧！”大木命令道。细岛用眼神暗示：把手术刀递过来。我并不知道用手术刀干什么，就原样递了过去。接着是暗示拿止血钳子。细岛拿着手术刀和止血钳子时，中国人躺在担架上被抬来了。今天早晨被我浇上消毒药水的中国人，不管是死了还是没死，都预定今天解剖。中国人的脸紫胀着沾满了血，从担架上滴滴答答地流了下来。大木提心吊胆地走过来，注视着中国人的脸喊道：

“喂，快煮樟脑液^①！这样拖下去就不能实验了。”

“是！”在旁边直立注视的细岛答应道。

“两支樟脑液！”他伸出两指命令我去注射。

抓住中国人穿的发黑的“病衣”脖领，特别班的八坂使足劲儿往下拽。“病衣”撕破，失去意识的临死的中国人咕咚一声被摔在铺瓷砖的三合土地上。

① 注射樟脑液是为促进重病入的血液循环，防止其心脏麻痹而死。

——译者

被注射了樟脑液、用脚镣手铐固定的中国人猛然睁开眼睛，好像要弄清这次行凶情况似的转过头来。但是，身体不自由了，眼里充满气愤的泪水，凝视着顶棚。从极干渴的喉咙里，像要发出追究暴行的叫声似的，但是不能出声，仅是嘴动动而已。

转着摸中国人脖颈的细岛，用右手的手术刀咔嚓一声，沿着中国人的颈动脉切下去，血吱的流了出来。中国人因鼠疫病和被宰割的痛苦，把头左右摆动。这一来，颈部的绳索勒了进去，头部忽然下垂，昏迷过去。我惊慌地擦去血。拿止血钳子等着的宇田，用钳子搅弄伤口，一看见颈动脉，咔嚓两下便夹住了血管。细岛用手术刀背敲击着中国人的心脏部分叫道：

“樟脑强心剂两支！”随后便切断了中国人的颈动脉。

中国人心脏里尽管注射了樟脑强心剂，但是已经不能动了，嘴角微弱地痉挛。从颈动脉流出的鲜血，朝我拿着的30cc的软木塞瓶啪嗒啪嗒流进去，不一会儿，忽然停止了。

“四支樟脑强心剂！”在稍微离开的地方，指挥这场残暴行为的大木叫道。但是，注射了四支樟脑强心剂，也不能再榨取中国人的鲜血了。

中国人留下了一句满怀仇恨的话：“鬼子！”迅速地变了脸色，咽了气。

“把解剖刀递过来！”细岛倒拿着解剖刀，从上腹部到下腹部，再从下腹部向胸部，洋洋得意地切割下去。拉开骨锯，切断肋骨，露出全部内脏。分别拿着培养细菌的银耳和医疗用玻璃器皿，等待露出内脏的这三个人，是抓住人肉不放的饿狼。他们为了制造细菌疫苗杀害更多的中国人，开始在培养基上使劲地涂抹

20分钟后，中国人的肉体被齧割了。滴着血的肉块散乱地丢在解剖台上。我们四个人看着这个被惨杀的身体，像吃饱了的狼，噗的喘了一口粗气。大木、细岛、宇田和我，就这样接着顺序鱼贯钻进了旁边的休息室。

大木和细岛躲进了军官室，休息室里留下我和宇田两人。宇田脱下用消毒药水浸泡过的防菌衣。

“喂，田村，看过现在那个‘丸太’的肺了吗？肺鼠疫虽然没有错，可是到了第四天还没有完全致死的状态。”

“那是什么原因呢？”

“由于他们的反抗是绝食。这些家伙，恐怕是想不让我们进行细菌战，进行反抗吧。”——这不就是说，如果反抗就要被打死吗？嘴里没有说什么，我看着宇田的眼睛。

“那些八路军家伙，一定能生产比我们优秀的预防注射液——根据石田技师的说法，别看他们没有活菌疫苗。不管怎么说，不培养比这个毒性更强的细菌，是不能打细菌战的。”宇田用酒精大声嗽着口，接着说：“不制造出毒性更强的疫苗，受感染而死去的就是我们和友军士兵，细菌战本来就是不可避免地要两败俱伤、同归于尽嘛！”

“细菌战会同归于尽。”我嘴里嘟囔着，不顾一切地往全身浇消毒药水，咕嘟咕嘟地往嘴里倒酒精。

“喂，准备！”课长大木一边说着一边走了进来，脸上浮现出平时没有的笑容。

“这一次要做的是须藤良雄，是不许说的绝密！”我差点儿把手里拿着的指头消毒器掉到地下。大木从我的表情好像体察到什么，用锐利的眼光盯着我。这个眼神是允许我进入特别班时的眼光。我感觉到这是对我的考查，便压制住内心的波动，装作平静。

“是吗？”我看着大木的脸。

“好，你也是一个男子汉了。让须藤良雄到这里来，都是为了效忠天皇陛下呀！”大木拍拍我的肩膀——这是很少有的动作，开始穿防菌衣。

须藤良雄是第4部第1课的雇员，因为最近鼠疫菌的大量生产而感染了鼠疫菌。我以为他已被送到医院，谁想到把他也放到了监禁中国人以进行细菌实验的特别班里，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敲着自己的脑袋进入解剖室。

须藤良雄赤身露体地正由特别班班员抬到解剖台上。直到四五天前谈起女人还很活跃的须藤，现在完全变了样了。他只瘦得皮包骨头，全身有无数紫色斑点，由于过分痛苦而搔伤了一大片胸部，血从撕破的伤口那里冒出来，在睁开的发呆的眼里流下泪水，嘴巴松弛无力地张着，痛苦地喘着气，一起一伏地抽动着肚子。

大木很早就看见过须藤和我的交往。遇到大木视线的我，开始用消毒药水擦抹须藤的全身。为了装作心情平静，我尽可能干得粗暴些。

“好，科学家是必须冷静的。”课长表扬我啦。感觉到这一点后，我便和对待中国人一样地给他浇上消毒药水。大概是消毒药水的冰冷，恢复了他的知觉。他睁开茫然若失的眼睛，动了动脑袋，想要环视一下周围。每动一次，颈上的绳索就勒紧一下。

“班长！课长！胸口……胸口……”由于痛苦，他脸已变形，咕嘟咕嘟从嘴里吐出黑紫色的血。

“班长！班长！”须藤自感染这种病以来，一直这样叫喊。他要求治疗。

在我头脑里显现出1939年开始侵略中国时须藤母亲的

险，她给了我一小筐水果，嘱咐我说：“和良雄要好好相处呀！”从那时以来，我们就共同卷入了罪恶的生活旋涡。

“给他帮点忙吧。”我在把手伸向药物箱想要取“凝血酶原”止血剂的一瞬间，心里这样想。“开始！”把须藤全身检查完毕的大木下了命令。

大木看着我的眼睛，命令从消毒器里取出解剖刀。“为天皇陛下效忠。”我压制了要帮助须藤的心情，把解剖刀递给了细岛。反握着解剖刀走近须藤的细岛，又想起了什么，改变了主意。

“喂，宇田技手，你做吧！”他把解剖刀交给了宇田。

宇田往大木脸上看了一眼，接过解剖刀，为了看清切的地方，开始抚摸须藤的肚皮。完全想的是给自己治疗的须藤，正在挣扎之中。

“课长，对不起，请你给我快点做吧。痛苦呀，快点！快点！”须藤不断地叫道。拿着解剖刀的宇田，手稍微有些震颤。

从解剖台退后一步之后注视着的大木，用歇斯底里的声音高喊：

“快干！”

“须藤，成佛去吧！”宇田反握着解剖刀，刺进了须藤的上腹部。

“救命呀！”从须藤的嘴里传出了呻吟声。宇田的手哆嗦起来。“窝囊废！怎么啦？”听到后面这样大喝一声，宇田倏的把解剖刀往下切去。他用翻手刀撕开胸部的皮肤，血流向解剖台的血池，啪嗒啪嗒地落下去。

“畜生！”从流着血的须藤嘴里，喊出这样一句。与此同时，在解剖台上，内脏明显地露了出来。他死了。

几小时后，在第4部第1课的研究室，在暗处的显微镜下，可以看到跑来跑去的鼠疫菌。

“这样不行。要使它通过动物的身体而加强毒性。好吗？细岛。”听到要更加残酷进行生物实验的课长大木启吾少佐的命令，迷恋于未来军官地位的我，开始了将用于大量生产细菌的培养疫苗的工作。

我憎恨安然实行非人道罪孽的自己。这种罪孽决不能允许再在这个地球上进行。人类致力于和平劳动，是为求得人类的繁荣。侵略者、挑拨战争者是人类共同的敌人。

我不顾才疏学浅，一定要在这里暴露和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细菌战部队的部分罪行。

简 历

1939年5月，在原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731部队）入伍。

1943年3月，退职。

1944年3月，在原关东军59师团32联队作为现役军人入伍。

1945年8月，任原关东军125师团军医部兵长。

1946年9月，混入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3师卫生部。

1952年6月，在河北省永年县被捕。

原籍：千叶县长生郡。

出身阶级：雇农。

年龄：34岁。

笔者的片言只语（1982年7月）

731部队的极恶劣、非人道行为，是天人所不容的犯罪。

为战争出卖科学家良心的“学者”，还有以救人命为使命的“医学家”、“医科学生”，由他们的手或在他们指挥下所进行的残忍活动，作为战争犯罪来看，也是“践踏国际法规范和人道原则”的恶劣典型。

我尽管愚笨，也是他们的爪牙，犯下了不能偿还的数不清的罪恶，无论如何，追悔莫及。

由战犯拘留到被释放，归国20多年，生活虽然不算太富裕，但是能过着安稳的日子。这得归功于反省侵略战争、不允许再发生战争、坚决捍卫和平的日本国民的良知。我深深感谢。

我从个人体验出发，坚决反对把侵略战争正当化或美化的风潮。

我认为，不知道战争的家庭多起来，是让人愉快的。因为，这正说明和平在继续着。这些家庭的人们是用战后民主主义教育培养的，不像我们那样拿着武器侵入他国，随心所欲地杀害当地居民，还以为这是“正义战争”。但我希望战后成长的人们知道战争的实质：战争是邪恶的凝固体。

最近，日本正在紧缩财政，一味大大突出军费，不断削减象征和平的福利。停止备战，把钱使用在社会福利上，用来解救世界饥饿的人们，用在和亚洲各国友好上，用在世界的永久和平上，这不正是多数日本国民的愿望吗？

（田村良雄）